

(台湾) 古龙

# 風塵俠隱鷹爪王



上

(台湾) 古龙

# 風塵俠隱鷹爪王



中

侨出版社

(台湾) 古龙

# 風塵俠隱鷹爪王



下

侨出版社

84080

I 247.4  
8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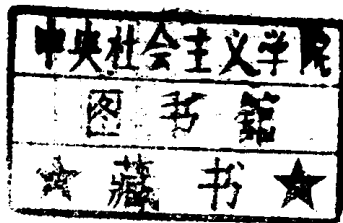
\*200086307\*

# 风尘侠隐鹰爪王

(原名《淮上英雄传》)

(台湾) 古 龙

(上)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84074

I247-4  
87.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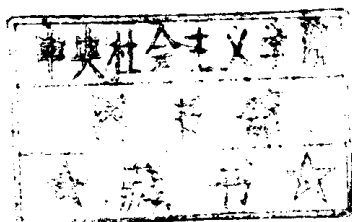
\*200086290\*

# 风尘侠隐鹰爪王

(原名《淮上英雄传》)

(台湾) 古 龙

(中)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84076

I247.4.  
87: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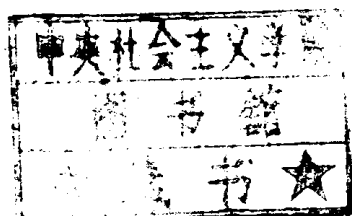
\*200086316\*

# 风尘侠隐鹰爪王

(原名《淮上英雄传》)

(台湾) 古 龙

(下)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风尘侠隐鹰爪王(上、中、下)

原名《淮上英雄传》

(台湾) 古 龙

---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 
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 
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 
(邮政编码:100028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北京水电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638 千字 29、625 印张

版 次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0 册

书 号 ISBN7—80074—564—3/I·257

定 价 (上、中、下三册)14.80 元

## 内容简介

潼关提督截获到鹰爪王的一封信，便以交通叛匪的罪名逮捕了送信人鹰爪王之徒华云峰及收信人。华云峰与提督手下统领一招面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此人正是鹰爪王师徒在江南追踪多年的大盗、断眉老么石灵壁。这时，鹰爪王也来到潼关，新恨加旧仇，他决定痛施杀手；石灵壁也广邀高手。一时通臂猿、夜行千里、空门女侠，雪山二丑、神行羽士、夜鹰子……齐聚潼关；黑白两道，各门各派，大侠剧贼，三教九流，潼关一场血战，牵扯到大江南北整个武林界。正当以凤尾帮和淮阳派为首的敌对双方拉开战幕之际，神秘莫测的十二连环坞又悄然出动……

10007/14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走风尘失书贾祸.....     | (1)   |
| 第二回 | 布疑阵爱徒失踪.....     | (106) |
| 第三回 | 探荒园铁掌毙凶.....     | (205) |
| 第四回 | 乾河甸帮匪再寻仇.....    | (331) |
| 第五回 | 金刀叟巧试轻身术.....    | (406) |
| 第六回 | 寄柬留名胡香主乔装术士..... | (497) |
| 第七回 | 西川双煞设青竹桩.....    | (592) |
| 第八回 | 矮金刚技惊秦中三岛.....   | (643) |
| 第九回 | 追云手雁荡再现侠踪.....   | (777) |
| 第十回 | 小龙王涉险探虎穴.....    | (863) |

##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

清同治初年，发捻猖獗。陕西告急，京畿震动，捻酋以二十万众，三路攻陕。幸经多隆阿将军率兵往剿，大破捻贼于荆紫关，捻贼遁走。可是各处依然是萑苻遍地，宵小横行，尤其是陕豫两省接境的地方，防守最为吃紧。潼关、武关、荆紫关等处，跟河南接境，恐怕从河南阙乡、芦氏、熊耳山各地窜过捻匪来；所以各关隘全驻守重兵。但华阴县南，商南一带，仍潜伏着不少发捻党羽，不时扰动，居民一夕数惊，不得安枕。清廷诏授多隆阿将军为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。多隆阿遂坐镇陕西，调派各地劲旅，分驻各关隘，镇抚盘查，不遗余力。

这日正当午后，潼关守备武建勋，督饬弁勇，检查过关的商旅，忽有一个游民模样的汉子，慌慌张张来到关上告密；守关的弁勇，把他带到守备武建勋面前，问他有什么事求见。这个游民说是事关重大，请守备大人得容他屏人密禀。守备武建勋迟疑半晌，遂准许他的请求，把他带到关旁营房里问话。

在当时驻防各师旅，以及各府州县，全悬有重赏，凡有

举发通匪窝匪的，只要问实了，立刻予以厚赏；若是有功名的，并可晋级提升，并且保守举发人姓名的秘密。这一来虽是肃清了不少匪患，可是弊窦丛生，挟嫌报复，栽脏构陷的，时有所闻。

当下潼关守将武建勋，把这游民带到营房里，屏退左右，蔼然和气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，是哪里人？有什么重大事来告密？只管说来。”

这游民遂说道：“小人名叫阮松，是这华阴县本地人，素日做小生意为生。因为长毛闹事，生意不赚钱，把本钱吃光。今日小民到亲戚家去探亲，临回来，看见前面一人，行色很是慌张。正走在平阳街口，从身上掉下一个纸包。小人拾起来时，本想立刻还给他，只是这人行色惊慌，好似有什么紧急事故。小人动了疑，遂把掉的小包打开，里面油纸封裹着一封信，收信人却是我们这华阴县的大财主杨文焕杨二老爷；发信的地名，只认的临淮。小人想这临淮乃是发捻盘据之地，去年我们这里窜过来的匪首张乐行，听说就是在临淮关盘据。小人遂多了疑，暗把信拆开，可惜我识字不多，信里字写的太潦草，不过大概的情形说是张乐行奉伪忠王命，与两个同党，三路会兵来夹攻陕西，教这杨文焕赶紧到淮上避祸。小人是这本地的老百姓，只盼本地别再遭劫；倘若长毛子再打来了，那还能活？遂把这封信收起来，暗缀着这人，他在潼关厅左近落了店。小人一想这事关系重大；故此到大人这里来告密举发。”说到这里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，递给了护兵，护兵呈给了守备武建勋。

武建勋听这阮松一番话，深为惊讶，从护兵手中把纸包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封信封皮上写：“华阴县龙潭街，杨

二老爷杨文焕升启”，下款是：“道隆自临淮关拜缄”。封口竟已拆开，遂把信笺抽出来，从头细看，好一笔行书苏字，写得笔走龙蛇，苍遒劲古，上面写得是：

文焕仁兄青鉴：湘江分袂，三载于兹，每忆丰仪，时深渴想。当年弟困厄穷途，非我兄慷慨解囊，贱躯早填沟壑，每念热肠侠骨，令弟没齿难忘。弟连年奔走风尘，依然故我；唯贱躯粗适，堪告故人耳。闻忠王李秀成传令张乐行等，会兵三路夺取关中。我兄所居，适当其冲，似宜速作趋避，免罹兵燹。见信可速偕宝眷随华云峰暂来淮上。时机迟促，万勿选延；弟有要事羁身，稍事摒挡，或当亲赴关中，躬迓行旆也。把握匪遥，不复缕缕，书不尽意，敬请钧安，并候潭第清吉

弟王道隆顿首

守备武建勋把信看完，眉头紧皱，暗想这事颇有些棘手，信中并没有通敌的字样。不过临淮关一带，已陷入贼手多时，怎么倒要到那里去避难？捻发盘据之区，我军全派有暗探刺探贼情。李秀成既有取关中之意，怎么我军一点风声没有？这写信人不过是个平民百姓，怎会知道这么清楚？并且对于发捻的称呼显有尊崇之意；杨文焕跟王道隆莫非有重大嫌疑？

武守备再一端详这告密的阮松，双瞳闪烁，面露惊惶，已大半猜出他得这信的原故。遂和颜悦色向阮松说道：“看不出你是一个平民，对于地方安危倒这么关心，实在难得。只要不是挟嫌诬告。能够仗义举发，消弭隐患，一定给你厚赏。这个下书人现在住那里？”

阮松答道：“这人就在潼关厅附近的福星店住着哩。”

武建勋又问道：“你上营盘来告密，你为什么不到本地方官厅去告发呢？”

阮松道：“小人知道杨二老爷是本地的财主，从前又作过官，手眼很大，若是到潼关去举发，恐怕小人白费这片心，倒作成了衙门里衙役三班们一水好买卖。究其实小民跟这杨二老爷无仇无怨，不过他若真跟长毛子勾结，将来难免地方遭难，小人决不是贪图赏银，拿人性命来换富贵，小人实是教闹反闹怕了。”

守备武建勋道：“很好，这件事关系着数十万性命，我也不敢作主。你现在先不能走，等候把这事办完了，必有重赏，我得到大营去报告军门。”武守备即吩咐手下的护兵道：“你们先把他带下去，不准难为他。”容得把阮松领出去，武建勋又吩咐手下的弁勇们，对阮松严加看管，别教他走了。武建勋忙备了一匹马，不带随从，径奔大营。

这里驻屯的大军，正是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军所属吴提督的部下，镇守潼关，武关，大营就扎在华山下。华山上设有望台，烽火台，多隆阿却驻节在长安。

这位吴提督官印大业，出身行伍，随多隆阿将军转战大江南北，以军功战绩，才得有今日。只是吴提督虽是骁勇善战，性情却十分暴戾，治军严厉，瞪眼杀人。自从作了提督，却有些近于声色货利。凡是匪案，遇到他手，便不容易逃出手去；所以商民竟给他加了个吴剥皮的绰号。

武守备来到大营，在门卫上报到，请中军官给回话，就提有军情密报面禀。

中军官进去，不多时出来，向武建勋道：“军门传你进帐

去回话。”

武建勋答了声：“是”。随着这中军官绕过中军大帐，往后走出一箭多地去，前面平排着三座大帐篷。当中那座帐篷前，待立着四名差官，帐篷左右站着十六名小队子，每人怀抱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，肃然侍立，鸦雀无声。

行近帐前，中军官用马蹄袖一掸武建勋，武建勋忙往旁一站，连大气全不敢出，中军径自进帐。不大工夫从帐篷里出来，向武建勋一点手，武建勋轻着脚步随中军官走进帐中。吴提督一身便服，巍然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正托着一只银水烟袋，差弁们一旁伺候着。武建勋忙行了大礼，起来侍立一旁。

吴提督问道：“武老弟，可是关上有什么事么？”

武建勋遂把阮松告密的事面禀与提督，又把那封信呈上去。

吴提督认识字有限，这封信倒有一半不认得，只略看了看，放在桌上。皱眉说到：“这杨文焕为富不仁，某随将军提兵至此，叫他捐资助饷，他只报效了一千两银子。发捻要占据关中，恐怕他连性命全保不得。这次虽没有显然的反迹，他也难脱通匪之嫌，那下书人捕获没有？”

武建勋道：“此人落在潼关附近福星店，卑职已派人监视住了。”

吴提督道：“好，不要教他走脱了。”随吩咐击鼓升帐。亲兵立刻传出话去。武建勋也往大帐外伺候。三通鼓击过，各营中副参游都守，全到大帐伺候。

不一时，吴提督升帐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气象森严。

吴提督升座之后，传令道：“副将周得功听令！”从旁闪出一人，向上请安道：“卑职在。”

吴提督道：“你挑选一百名马队，驰赴华阴县龙潭街，把杨文焕满门查抄，押到大营听审。”又令守备武建勋到潼关厅附近福星店，把下书人捕获，解大营发落。

周得功，武建勋领令，退出帐外，周得功调齐了一百名马队，带队驰赴华阴县龙街旁，依令去办理。守备武建勋仍然返回潼关，挑选了二十名健卒，两名把总，教阮松做眼线；赶到潼关厅旁福星店前。

离着店门很远，早有先派来的便衣兵弁迎上来，向武守备报告；说是：“从到店门口时，监视出入客人，到现在只有投店的，没有离店的。”

武建勋一摆手，兵卒退去。武建勋遂令带来的弁勇，拨十二名由把总统带着把福星店包围，禁止出入，随带着一名把总，八名健卒连阮松一同进店。

福星店伙计们，见突然进来一位武官，一位把总，一个小打扮的人，带着八名跨腰刀的官兵，分两行拥护着这位武官往里走，店门也被官兵把守住，店伙们立刻惊慌起来；赶紧到柜房招呼掌柜的跟管帐的先生来看。其余的店伙和院里的客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乱子，惊惶得不知所措！

武建勋向站在过道里的店伙喝叱道：“店里不用这么蝎蝎蜚蜚的，今日由潼关混进来奸细，有眼线缀下来，说是住在你们这店里。今天住了几个新来的客人，快实说？”

掌柜的从柜房出来，满脸堆笑的向武建勋请了个安，往旁一站，说道：“跟大人回，小店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了，历来是按着规矩做买卖，所有住店的客人，姓名籍贯，全都登在店簿子上，以便地面上检查。”一边说着，把一本蓝皮红签的店簿子递过来。

武建勋接过来。掀开一看；本日只有两个新来的客人，一个是“王永德，河南人，业商。”一个是“华云峰，安徽人，业商。”武建勋向掌柜的问道：“这店是你开的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掌柜的赶紧答：“小人姓赵，名赵星华，求大人多恩典吧！”

武建勋道：“赵星华，你做买卖规矩不规矩，我管不着你。不过现在据眼线密报，有奸细混进潼关；落在你的店里。我是奉命来查办，只要痛痛快快的把奸细捞着，我格外体恤，向军门回话时，给你往干净上摘落。可是你要是泄露风声，图财卖放，你可提防你的脑袋！赵星华你听明了没有？”

掌柜的吓得躬着身子连答：“是，是。”

武建勋向院里瞥了一眼，这时院里的客人全怕事情沾惹到自己身上，全都悄悄的溜回屋去。武建勋厉声向店主道：“赵星华，新来的客人都住在那间屋里了？”

店主答道：“姓王的住在北三号，姓华的住在南七号。”

武建勋大声说：“查店！”那把总跟八名兵弁齐答了声：“是。”立刻冲进店院。武建勋也随着往里走，掌柜的赵星华紧跟在身后，武建勋说了一声：“先从北一号房查？”

掌柜的抢了几步到了北一号房门口，把风门拉开，高声说：“查店。”随往旁一退，有两名弁勇，呛啷的把腰刀拔出来，走进北房。武建勋拿着店簿子，向客人盘问。盘问完了，又把行李衣物搜检了一遍；没有什么可疑的，又查二号房。

武建勋是怕直扑那姓华的南七号，容易把差事办惊了，所以故意沉住了气，先查别的客房。赶到挨次查到南七号；眼线阮松也从后头溜过来，站在武守备的身后，店主一拉南七号的门，屋中客人，早在门口站着了。

武建勋一看当门而立的这个人，也就是二十多岁，面皮白皙，剑眉朗目，细腰扎背，仪表不俗，穿着件蓝绸长衫，薄底缎鞋，油松松的一条辫子拖在脑后；于文雅中寓英挺之气。武建勋厉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是那里的人？”

这人不慌不忙的答道：“商民姓华，名云峰，原籍是安徽人。”

阮松在武建勋的背后说道：“大人，别教他走，就是他。”

武守备微扭头低叱道：“不要多嘴，我知道。”随向华云峰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进潼关有什么事情？讲！”

华云峰答道：“商民是由临淮关来，到华阴看望个朋友。”

武建勋冷笑道：“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姓杨吧？”华云峰不由一怔，武建勋把脸色一沉，厉声问道：“华云峰，你从临淮关来，好！临淮关被发捻盘据多时，你既然从那里来，定知贼众何时取我潼关吧？”

华云峰面色一变，满面怒容的答道：“商民不明白大人的话，商民奉公守法，匪众取潼关不取潼关，商民那会知道！”

武建勋道：“你不用巧辩，你进潼关遗失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华云峰忙答道：“大人可是捕获了窃贼吗？”武建勋道：“窃贼不窃贼与你何干？”

华云峰道：“商民来到潼关，因为进潼关时，得经关上驻防的官兵检查。人多拥挤，商民一时大意，被贼窃偷去一个小包，还有几两银子，丢了几两银子倒是小事，纸包中给人带的一封书信，失落了实无面目回去。要是大人已把这封信得着了，赏给商民，感恩不尽！”

武建勋冷笑着说道：“这一说，信的确是你的了！信封上